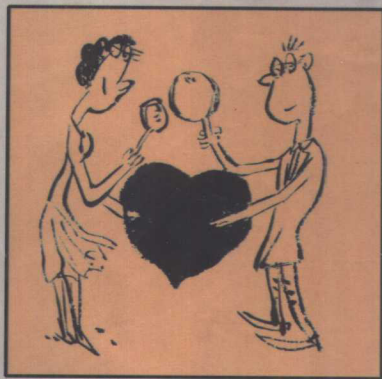


熊星慧
著

婚姻寓言

—— 二十一世纪婚姻故事

没有一劳永逸的婚姻，爱情需要时时更新，如果不能生长，它就会逐渐死亡。婚姻不是爱情的堡垒。



HUNYINYU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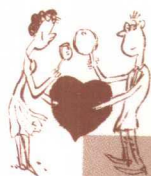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婚姻寓言

熊星慧 著
王亚非 绘画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婚姻寓言

熊星慧 著



HUNYINYUY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寓言:二十一世纪的婚姻故事/熊星慧著.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0

ISBN 7-81056-386-6

I.婚… II.熊… III.婚姻-通俗读物 IV.C9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581 号

婚 姻 寓 言

——二十一世纪婚姻故事

熊星慧 著

王亚非 绘画

责任编辑 宁 玉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 印张 216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56-386-6/C·30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19.80 元



◎ 本书是婚姻问题咨询专家熊星慧女士的新著。
她曾成功地辅导近百对夫妇走过婚姻危机。

她说，没有一劳永逸的婚姻，爱情需要时时更新，如果不能生长，它就会逐渐死亡。婚姻不是爱情的堡垒。

目 录

婚姻是一座大山	(1)
老婆模式	(8)
离婚进行曲	(16)
迟来的爱	(23)
十年只一回的柔情	(29)
爱的表达	(34)
偷袭来的婚姻	(41)
身在“曹营”心在外	(48)
安妻有道	(54)
丑妻美妻	(59)
老婆是人家的好	(65)
怕妻有理	(72)
老婆就是家	(77)
老夫少妻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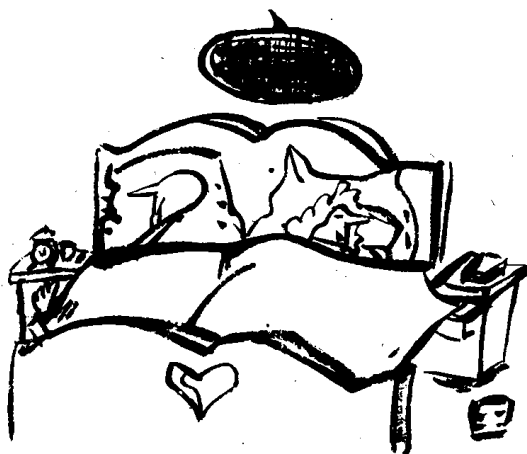
红帽子绿帽子	(89)
浪漫的陷阱	(97)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02)
爱情交易	(107)
婚姻“加时赛”	(114)
米缸协议	(120)
织网的女人	(127)
婚姻不浪漫	(133)
离婚礼服	(139)
臭脚理论	(145)
婚姻的问题	(150)
避风的港湾	(157)
爱情不是恩情	(162)
一个吻之外	(170)
女人不是衣服	(177)
男人不是女人的胭脂	(185)
离家出走	(193)
没有理由的外遇	(199)
做朋友还是做夫妻	(207)
另一种真爱	(215)
坏女人的胜利	(222)

最后一个知情者	(228)
前妻后妻之间	(234)
男人结婚没了家	(240)
大红结婚证书	(246)
婚姻绝唱	(252)
红颜知己	(259)
给男人站网放哨的女人	(267)
婚姻股份制	(273)
和儿子争爱的女人	(279)
泥做的男人	(286)
爱情阴谋	(293)
情人的地位	(300)
为爱送行	(307)

婚姻是一座大山

婚姻是 一座大山

感情的滑坡



晚餐挺丰盛，林强却不太有胃口。

好久以来，他们没有点过这么多这么好的菜，满满一桌，还有酒、饮料，也都是比较好的那种。

儿子也没怎么吃，他的饭量已经小到让大人担心的地步。

只有妻子阿娣吃得很好，手中的筷子几乎没有停过，并且不住地发出啧啧声。她似乎下了决心要对得起这么一桌好菜。



瞧着她满足的样子，林强有点生气，莫名其妙地生气。

“来儿子，再吃一点点。”林强给儿子夹了一块肉，鼓励地看着他。

儿子摇了摇头，自顾自地拨弄着手中的布娃娃，那只又脏又旧快让人不忍目睹的布娃娃。

林强皱了皱眉，放下筷子，点起一支烟来。林强很失望，但失望什么，他说不清。也许是儿子，也许是阿娣，也许是全

婚姻是一座大山

部。

和阿娣认识有几年了？是8年前吧。那时他们都是厂里的工人，林强是顶替父亲的位子，阿娣是别人介绍进厂的。那时候的阿娣，精明能干，浑身充满活力，一副女强人的样子。每次看见她干活时又快又好的时候，林强就忍不住想，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后来他们开始来往，恋爱、结婚，再后来有了儿子。从结婚的第一天起阿娣就变了，庸俗、势利、小市民——一副标准的老婆样。

“出什么神呢，看见女人就跟掉了魂似的。”耳边突然传来阿娣毫不客气的声音，林强才发现他的对面坐着两个年轻女孩。

两个女孩子听到话音，一起掉头瞪着林强。

“有毛病！”林强低低骂了一句，掐了烟，叫服务生过来买单。

阿娣开始戴手套，一边侧头问儿子：“要不要去厕所？回家得坐半个小时的车呢。”

“小声点行不行？”林强又一次压低声音，同时也压制着恼怒和狼狈。

阿娣没理他，拉起儿子的手：“走，跟妈妈去尿尿。”

林强苦笑着摇了摇头，真是三八，他在心里说。孩子已经7岁了，可阿娣还是用这种语气同儿子讲话，还带他去女厕所。孩子长得是比正常的同龄孩子矮小些，可他的智力并没有问题。他搞不懂为什么学校还不让儿子上一年级，他早该上一年级了，可现在还呆在幼儿园里。那些幼儿园的老师对儿子的态度使林强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实际上，阿娣也把儿子

看成了弱智儿。

想到这儿,林强有些心痛,他想起了医生一次又一次在儿子身上扎下的针孔,他想到了儿子的病。医生曾郑重地告诉他,医好儿子的病得好几万。

“该死的钱!”林强从心底里骂着。

这时,阿娣拉着儿子从卫生间出来了,孩子在她身后三步并两步跟得挺吃力。林强看着忍不住想冲妻子大吼一声:你慢一些不行吗?!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从不引人注目。

这以后他也很少说话,一直到他们站在冰冷的夜风里等待着送他们回家的那辆“的士”。

“怎么搞的!那些人都死哪儿去了……这鬼天气,冷死人了!”阿娣一直不住地埋怨着。

林强暗地里皱了皱眉。以前怎么没发现阿娣的声音这么难听,沙哑,刺耳,跟破锣似的,而且言语粗俗,不分场合,结婚前怎么就没察觉呢?

还是等不到车,飞驰而过的每辆“的士”上都已有了客人。

这真像我现在的处境啊,连一步也几乎走不动了!林强望着远处叹了口气。好多朋友一见面就羡慕他三十多岁就结了婚生了孩子,人生大事也完成得差不多,可以一心一意做事了。他呢,竟很少能找到反驳他们的理由。不是找不到,是懒得争辩。以前结婚时他曾向大家自豪地宣布推翻了三座大山——父母的管制、生活不能自立及独身的烦恼。可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沮丧更绝望,他发现自己背上了一座婚姻的大山:老婆、孩子、家。这座山比三座大山更为沉重、窒息,逃也逃不掉。

一开始离开工厂那年,他开了个餐馆,和阿娣共同经营。

婚姻是一座大山

后来妻子怀孕以后就呆在家里，生下儿子后也没再出来，除了做饭、带儿子、搓麻将，她什么也不管，把家的重担全搁在林强身上。

餐馆不久就倒闭了，还歉上一笔不小的债务。没有别的办法，林强只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去贴小广告：上门修理电器。从此他又忙碌起来，一直做到现在。

“上车，回家了！”阿娣刺耳的声音惊醒了林强，他看见一辆“的士”缓缓停在他们眼前。

阿娣上车就把儿子塞给了丈夫，让他抱着孩子。林强想说让孩子自己坐，他已经长大了。可他仍没有开口讲话，他觉得自己已失去和妻子讲话的任何兴致，哪怕是吼她两声。

林强拍拍孩子的脸，然后拥紧了他。

他不敢更多地注视孩子干瘦的身躯，那样他会忍不住想到孩子的病。几万块甚至更多，够他一家一家修理电器跑好几年，还别计算儿子上学的费用、家庭日常开销和阿娣花的那部分。

车开得挺快，各式各样的灯光拼命在凄清的夜色里向后退，跟做梦差不多，林强微微眯着眼。

他觉得婚姻真是一件最没有意义的事。他唯一从婚姻中得到的就是那个干柴似的女人，在他需要的时候触手可得。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沉重得令他时不时想掩面痛哭一场。他刚刚三十几岁，却有了这样一副拖不动的重担，一个俗不可耐的妻子，一个带着先天疾病的孩子，一份并不稳定劳累奔波的工作。这一切同小时候的梦想实在差得太远。

“吱”的一声刹车，车停在一个加油站前。

“请把烟灭了。”司机转头对林强说。

林强把烟灭了，打开车门，一边对车里的阿娣说：“我上厕所一趟，看着孩子。”

阿娣仍是平常的冷漠脸色，一声不吭把孩子抱到腿上。

据说有一个男人，在加油站加油时去了厕所，却从此离开了他的妻子儿子，再也没有回来——林强突然想到了哪个朋友讲的事，不觉心底一颤。

在关上车门的那一瞬，他突然感到了对阿娣的一丝同情，他也不敢再看一眼儿子的脸，他熟睡在母亲的怀里，身体是那么单薄。

他打了个冷噤，裹紧衣服向厕所的方向走去。林强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忽然会有这样的冲动，其实也很简单，加油站的“的士”排成了长队，他只要在暗处随意挑选一辆空车，他就可以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了。

到这时，林强才记起在这顿丰盛的晚餐前，他就产生过类似的念头。

厕所里气味刺鼻，林强皱着眉点起一支烟来。

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最爱看的图书《西游记》。书里的孙悟空虽然神通广大，手眼通天，却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最终，孙悟空在唐僧的帮助下才能摆脱那座大山的压迫。但他自己不同，他可以自己决定何时推翻这座大山，完全可以，并且是那么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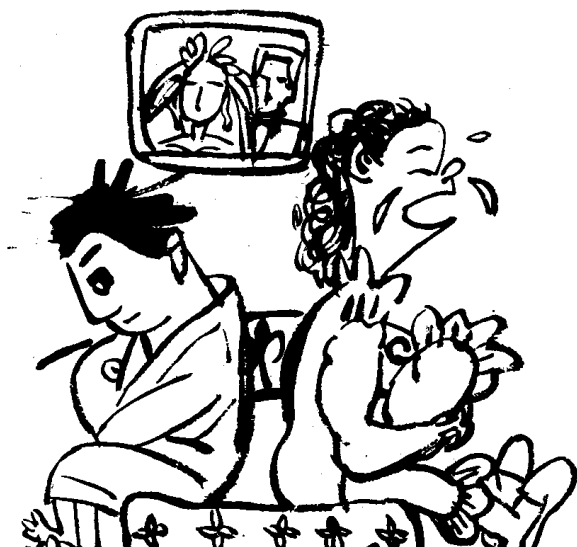
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很多呢。他想，心却跳得有些快。

走出厕所的时候，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那辆车子的方向。

林强把烟蒂扔在地上，踩灭，然后开始决定自己到底上哪一辆车。

婚姻是一座大山

老婆模式



老婆模式

史洪睁开眼的时候，晨曦早已透过窗缝，充满了整个卧室。他抽出放在梅子胸前的一只手，大大地伸个懒腰。通常这种时候是谁也不能把他拉起床的，可今天放在床头的呼机竟一连响了五六次之多，他只好起来，侧着身子抓起话机回话。

大勇语无伦次的话音吓了他一跳，史洪还想细问，大勇那头却已挂断了。

一时间他已睡意全无，又小心地移开了梅子压在他腿上的那根大腿，开始穿衣服。

走的时候，他一连大声在梅子耳边讲了两遍，梅子才“唔”了一声，又翻过去睡熟了。看着她凌乱地铺在枕上的乌发，史洪暗笑着摇摇头，这才开了门走下楼来。

天气很好，但史洪却没有心情，大勇果断而又夹杂着慌乱的声音使他很不安，他实在猜不出大勇可能发生什么事。

直到史洪急匆匆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并抢个座位坐下去后，他才觉得应该放松些，没准大勇是同他开玩笑，他不又上一次当了？大勇偶尔会来个“黑色”幽默。

他掉头望着车窗外，思绪又收回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过两天就要同梅子结婚登记了，可他竟然没有多少激动与欣喜，甚至根本没有。

史洪和梅子同居 5 年了，大多数时候，只要梅子一提到结婚，他总会借机避开话题；或者搬出诸如工作、事业、房子之类的不稳定来堵住她的嘴，告诉她应当先创业先享受无拘无束的两人世界，结婚嘛，最好是到 30 岁以后再谈。

但现在他已经 30 岁了，同梅子谈到结婚时他仍然搬出相同的理由。